



# 别人用来装垃圾，他用来装故事

【文/蔡娴 图/受访者提供】

吴伯凡曾经把在飞机上的时间称之为“洞穴时间”。在这个千米的高空“洞穴”里，你与外界的联系被强行切断，没有网络、没有邮件、没有电话、没有朋友圈……你的闭目养神是被迫的，你甚至不得不阅读一本无聊透顶的航空杂志。那么，你还能做什么？谢建平给出的答案是：涂鸦清洁袋。

在看到他们的涂鸦之前，你或许从未想过，原来飞机和火车上那些用来装垃圾的清洁袋竟然还有如此有趣的打开方式。在过去十几年的旅途出行中，谢建平总是喜欢用清洁袋进行自由涂鸦创作，而每一份被涂鸦的清洁袋背后，都是一次真实旅行的记录。如今，他绘制的清洁袋涂鸦近两百幅，并且还在不断向公众征集世界各地的清洁袋，绘制更多有趣的旅行轨迹。



卷纸海报

## “城市漂泊者”的涂鸦之旅

艺术设计科班出身的谢建平在毕业后，曾辗转过多家公司国际4A广告公司，他是广告创意人、艺术跨界设计师，也是独立创作人。他在深圳待了3年，在北京待了2年，2005年又来到了上海一直到现在，期间还在苏州待过2年……因此，谢建平一直说自己是个“城市漂泊者”。

就目前而言，上海变成了谢建平的一个“出发的起点”，但绝不是终点。生活有点不确定性，才是他喜欢的状态，因为不确定才值得期待，谢建平很难想象“知道答案的人生”会有多无趣。所以，他喜欢没有计划的旅行，他曾经跑到火车站随便选了一个看起来有趣的地点就买票上车，旅程中途又对别的城市“移情别恋”就立马补票改签，一路上都随性而行……他总是不喜欢买往返票，就是怕自己会突然想多待几天。

无论去哪，谢建平的身边永远带着一支笔和一本绘本，对于创作，他依然喜欢“恣意为之”。由于强烈的好奇心与个人兴趣的驱使，他长期热衷于各种随时随地的涂鸦，多数作品源于生活碎片中，为了打发个人无聊状态的不经意发挥。所以，他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创作出一个数量巨大的清洁袋涂鸦系列。“在清洁袋上画画最初只是我用来打发时间的，也算是旅途中的一个习惯，没有目的地随意涂鸦。追溯起来，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因为只是随手画着玩，谢建平起初并不会刻意保留，只是偶尔觉得有些画得不错，没舍得扔，不知不觉就积累了几十张。随着涂鸦袋越积越多，他也就越来越不舍得丢弃，涂鸦袋在无形中也记录了谢建平的旅行故事。差不多从2008年开始，谢建平才有意识地让清洁袋成为一个创作的主题。

同样的，谢建平笔下的代表人物小噫和小哇也在不知不觉中成型。在清洁袋的涂鸦中常常会看到一个齐刘海的长发妹和一个戴着帽子的男孩。女孩叫小哇，神态并不友好，梳着齐刘海，长发及地，别人看着萌萌，却是她为自我保护筑起的“城墙”，“我曾画过一个头发变成盔甲的小哇，严严实实地保护自己，她看世界都是躲在齐刘海下。”在谢建平解构的人物塑造中，她是个从不卖萌的小叛逆，你看到的所谓“萌点”恰恰是她对“萌”的不屑。她像喵星人一样不驯服不讨好，她对一切很挑剔，“我对她的设定是，一个拥有小小心态的成年人，很多人都被迫戴着面具假装成熟，而她试图用自己的长发捍卫自己的童真。”

而男孩小噫则对这个世界充满怀疑，表面高冷但内心好奇。他的口头禅是“真的吗？未必吧！”谢建平的日常装束总会戴着帽子，而小噫就戴着这一符号化的帽子，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也代表了谢建平的一些表达。

谢建平把他们俩都叫做“废墟里长大的孩子”，因为画这些人物的载体都不是人们眼中的“好孩子”，“两个角色都源于以废弃物为载体的各种涂鸦。其阅历与故事也是充满着长期的不确定性。来源城市废墟，终于蓝天浮云，在流变世界的无数碎碎念里发出对生命的思考与追问。”

## 每次旅行都是一个故事的开始

随着清洁袋涂鸦的继续，谢建平觉得如果光是画自己的画，装自己的故事，似乎少了点什么。他不再满足于只是描绘个人的行程，去年，他面向全球旅行达人发起征集航空清洁袋的活动，并先后收到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旅行者寄回的航空清洁袋数十个。